

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

蒋承勇 主编



高万隆 孙 靖
刘富丽 赵学峰 ● 著

艾米莉·勃朗特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

蒋承勇 主编

高万隆 孙 靖

刘富丽 赵学峰 · 著

艾采菊 勃朗特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米莉·勃朗特研究/高万隆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010-4

I. ①艾… II. ①高… III. ①勃朗特, E. (1818~1848)—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250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作者研究	(1)
一 生活	(2)
二 教育	(29)
三 宗教	(44)
四 写作	(53)
第二章 艾米莉的诗歌	(59)
一 诗路历程	(60)
二 诗幻王国	(69)
三 诗体文风	(86)
四 诗言意蕴	(102)
第三章 小说研究	(109)
一 求本溯源	(109)
二 复合叙事	(128)
三 主旨构思	(141)
四 文气笔势	(153)
五 荒原生灵	(173)
六 哥特异述	(192)

七 另类创意·····	(210)
八 融贯今昔·····	(224)
九 异域评话·····	(238)
第四章 国内研究 ·····	(264)
一 译介出版·····	(265)
二 评论研究·····	(268)
三 研究概评·····	(310)
主要参考书目 ·····	(313)
后记 ·····	(319)

第一章

作家研究

夏绿蒂·勃朗特在1850年再版的《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诗集》序言中说：“日复一日，眼见她（艾米莉·简·勃朗特）带着何等的气概去迎接苦难，我看着看着心里不禁涌起一种又惊奇又爱怜的痛楚之感。我没有见过可以与此相比的事情——不过，说实话，我没有见过任何可以与她相比的人。”^①事实上，在文学史上，能与勃朗特三姐妹相媲美的姐妹作家，迄今未见。同一个家庭的三个姐妹都能够以出色的文才享誉世界文坛，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在三姐妹中，艾米莉又显得格外不同。对此，马休·阿诺得在诗歌《霍渥斯陵园》中感慨道：“还有她，（我该怎样把她歌唱？）/心灵的力量，激情，哀婉，剽悍，/殊世无双，/自拜伦逝后，她敢于/向那名震寰宇的烈火之子挑战/备受挫折，默默无闻，自我毁伤/临终的哀歌何其大胆/犹如号角悲鸣/声声将我心灵震撼。”^②的确，艾米莉是一个谜，“她是英国文学史上最难描述的一位作家。在三姐妹中，她最难

^① 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9卷，姚锦镕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② 杨静远编：《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617页。

揣测，她的天赋最出众也最神秘。夏绿蒂或许有些复杂，甚至有些神经质，但她可以被理解。夏绿蒂的天性相比较而言更透明，她孩提和成人时的经历在小说里都有所反映，她的书信都带有自传性。尽管安妮也很害羞，也很单纯，可在小说《艾格妮斯·格雷》中，她似乎是在用第一人称说话。但当我们回到艾米莉，我们却找不到她的任何个人记录。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诗歌还是在小说创作中，艾米莉的才能都表现得更突出，也更集中”。^①

一 生活

成长——霍渥斯

1818年7月30日，艾米莉·勃朗特出生于英国约克郡布莱得福教区的桑顿。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当地的牧师，母亲玛利亚·勃兰威尔出生于彭赞斯的一个商人之家。勃朗特先生的父辈都是爱尔兰的贫苦农民，无力让他接受教育。完全凭借自身超凡的智慧和勤奋，16岁的帕特里克就已经在家乡附近的长老会学校教书，并担任校长。25岁时，他争取到剑桥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近四年，获文学士学位。其后，勃朗特先后在埃塞克斯郡、希罗普郡和约克郡任副牧师。1812年，勃朗特先生35岁那年，与玛利亚·勃兰威尔结婚，共育有五女一子，艾米莉排行第五。

从现存的照片来看，勃朗特先生目光坚定，面容慈祥，但令人好奇的是，无论是在盖斯凯尔夫人的眼里，还是在玛丽·罗宾

^① Braithwaite, Stanley. William, *The Bewitched Parsonage: The Story of Brontes*,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50, 167.

逊夫人的笔下，勃朗特先生都表现出专横而暴躁的家长作风：他曾在气急败坏中剪破妻子的丝绸衣衫，连珠炮似的发泄怒气。他也曾一怒之下把孩子们五颜六色的雨靴烧掉。现在无法考证他的这些行为究竟真伪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勃朗特先生的所为与其福音会牧师的身份不无关系。苦行、克己和坚忍是他信仰的一部分，他不能容忍生活中任何花哨奢侈的事物。他认为像吃穿享乐这样的欲望不应该成为勃朗特家人的追求，妻子和孩子应该养成简朴生活的习惯。的确，在他的影响下，时尚和享乐与这家人相去甚远。勃朗特姐妹从来不知流行什么，也从不追逐时尚，她们的穿着无疑是落伍之极。艾伦·纳西回忆勃朗特姐妹的穿着时说，她们古板老气，自己却浑然不觉。这位福音会牧师除了克己勤俭，而且还忧郁敏感，偏爱孤独。勃朗特先生从不与孩子们一起吃饭，每次吃饭时，佣人会把饭菜端到勃朗特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他习惯独自享用，一辈子都是如此。在忧郁的时候，霍渥斯荒原成了他排遣忧愁的最佳去处，他会在荒原连续走上好几英里而不知疲倦。由于勃朗特先生确定让盖斯凯尔夫人为他的女儿作传，所以盖斯凯尔夫人从一开始就这样描写他，影响到后来读者对勃朗特先生的认知。某些作家多是依据盖斯凯尔夫人的《夏绿蒂·勃朗特传》为蓝本，其中不乏好奇者继续添加勃朗特的“古怪”轶事。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关于勃朗特先生“古怪”的轶事，很多都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似乎盖斯凯尔夫人偏爱古怪和离奇的内容，她只在乎故事有趣与否，不管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1820年，勃朗特举家全迁到位于约克郡西部的霍渥斯。霍渥斯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古诺斯语意为高高的土墩和渥斯河，这是对三姐妹的成长和创作十分重要的地方。霍渥斯之于勃朗特姐妹，犹如苏塞克斯之于哈代，拉法耶（化名为约克纳帕塔法）之

于福克纳。如果撇开霍渥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来谈论三姐妹的生活和创作，那么三姐妹作品中特有的荒原气质将可能被遗漏或被误读。从某种程度而言，勃朗特三姐妹突出的文学才能成就了霍渥斯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正是霍渥斯自然环境的灵性造就了三姐妹的文学才质。

勃朗特一家居住的牧师公馆位于霍渥斯荒原之中。玛格利特·莱恩在《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中对牧师公馆的环境有过详尽的描述，称这座公馆为“文明所能到达到的最边远的前哨站”：

（牧师公馆）永远处于北方狂风横扫当中，被绵亘许多英里的莽莽荒原同其它居民点隔开。在勃朗特的时代，如同现在一样，它伫立在一座虽不美但尚且整齐的约克郡村镇的顶端。这村镇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呈现出一派灰、绿、黑混合色调的半工业地区景色。村中有鹅卵石铺的道路，声音嘈杂，一切都朴实无华，至少在南方人看来有些阴沉。墓地像别的地方一样，密密麻麻地遍布着坟墓，从两边把牧师公馆和庭院包围起来。一座座墓碑，确实像在挤压着那所房子，并向它逼近；它们拥挤着兀立在那里，遮没了杂草；天下雨时，那些石板碑面久久泛着青光，使人触目惊心。房子后面的山坡上，两小块田地躺在那里，地里长着短草，围着石头矮墙，墙边架着木梯，这里就是通往荒原的路。荒原并不激动人心，因为那只是一片起伏高地，几乎没有形态，也缺少色彩；站在荒原下面，你简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善于观察那广漠单调，不事炫耀的地方之美的人来看，它是出奇地令人心旷神怡，那貌似平坦的高原，却满是皱折和山峦，而谷地世界却低凹幽深，隐而不见；山谷里，小小的溪涧纵横穿行，瀑布藏而不露，清冽

的棕色泉水冲刷着卵石；辽阔的山地上覆盖着石楠和越橘，无数的百灵鸟钻在里面筑巢。这样一种风光，与人类生活无涉，也鲜邀游人徜徉其间；但是待到夏天来到时，经过一年中十个月时间的变迁，它会对有识者显露出那苍幽黯淡的美，霍沃思上面的荒原突然燃遍了灿烂的华彩，紫石楠盛开的山坡，有如一浪逐一浪，给黝黑黛绿的工业化谷地戴上了王冠。^①

霍渥斯荒原地处西约克郡，东西两面是浩瀚的大西洋。大西洋的海风带来的潮湿气流使得霍渥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阴雨不断，雾气绵绵，寒冷潮湿是霍渥斯气候的主要特征。由于大西洋海风终年作祟，天空时而晴空万里，时而乌云滚滚。荒原亘古而气象万千，久居荒原的勃朗特一家对霍渥斯的自然之美有着切身体会，并且醉心其中。随着冬季的到来，整个霍渥斯随即进入漫长的冬眠期，呈现出一派苍凉的荒原之景。但苍凉并不意味着缺乏美的元素，特别是对寂寞的眼睛而言，这种苍凉之美具有无可替代的魅力。

勃朗特一家热爱自然，了解自然，原始而旷寥的霍渥斯给她们与世隔绝的生活增添了无尽快乐，更赋予了她们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了她们的创作灵感。霍渥斯荒原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哺育着勃朗特姐妹的成长，姐妹们的生活与荒原融为一体，荒原对她们的牵引更是无时无刻。以至于一旦离开荒原，她们便寝食不宁，甚至抑郁成疾。她们的肉体可以从地球上消失，但她们的灵魂却始终与荒原之灵相伴相随。

^① 玛格利特·莱恩：《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杨静远、顾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荒原之灵对三姐妹的牵引在艾米莉身上表现尤为集中。艾米莉一生只离开荒原四次，总共时间三年左右。鉴于艾米莉每次离家表现出来的强烈身体不适，姊妹们达成了共识，为了健康起见，艾米莉最好是待在家里，如果不得已要在外谋生，她是最后人选。其实，家里也的确需要一个像艾米莉这样能承担诸多家务的人。

艾米莉第一次离家是在1824年11月，去考文桥上学。该校环境恶劣，管理混乱，艾米莉的姐姐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早逝完全归咎于此。那时，艾米莉尚且年幼，况且跟三个姐姐在一起，还不知何谓乡愁。在她尚未思乡之前，就和夏绿蒂被接回霍渥斯，时间不足7个月。

艾米莉第二次离家是在1835年，她去罗·海得学校就读。因为夏绿蒂在那里教书，艾米莉的学费可以从夏绿蒂的工资里扣除。时间不长，艾米莉便思家心切，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她的健康。霍渥斯荒原桃花源式的生活与学校刻板严格的规矩格格不入，这种鲜明的差距对年少的艾米莉的成长无疑是个挑战：一面是自由自在的诱惑，一面是中规中矩的束缚，艾米莉的生活无比压抑。夏绿蒂曾回忆：每天早晨醒来，家和荒原的影像就涌进艾米莉的脑海，于是一整天变得黯淡忧伤。这样的煎熬很快拖垮了她的健康，夏绿蒂担心如果艾米莉不能及时回家肯定会死在罗·海得，于是这次艾米莉离家只有短短的3个月，安妮继而接替她的位在罗·海得就读。

艾米莉第三次离家是去哈里法克斯附近的劳·希尔学校任教。根据盖斯凯尔夫人的《夏绿蒂·勃朗特传》，这次离开为期6个月。夏绿蒂在给艾伦的信中提到“艾米莉去哈里法克斯附近的一所学校教书，这个学校比较大，有四十个学生”。盖斯凯尔夫人把这封信的日期标注为1836年10月2日（以后的传记作者

大多依照盖斯凯尔夫人提供的时间记录，而盖斯凯尔夫人注明的时间又是根据艾伦·纳西的回忆)。克莱门特·肖特却把同一封信的日期标为1837年4月2日，他认为艾伦·纳西很可能告诉玛丽·罗宾逊说艾米莉在那里坚持忍受了几个学期，最终不得不放弃。正是因为艾伦·纳西对这段时间的记忆不准确，导致艾米莉在劳·希尔学校的任教时间遭到诸多评论家的质疑。20世纪的约翰·赫威施指出，在一首标明为1838年11月所写的诗歌（《再待一会儿，再留片刻》）中，艾米莉依然表达了从教的压力，“再待一会儿，再留片刻，喧闹的人群被阻止”。^① 在诗中，她鼓励自己再忍耐一时，“只要能在这儿多待一会，干上一周的苦力我也愿意”。^② 然而，事实是她不得不继续待在那里，霍渥斯依然遥远，“但现实将幻想击个粉碎，我听到地牢铁门正在关闭”。这首诗不属于贡达尔诗稿，是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私房诗”。从这首诗来看，艾米莉此次离家的时间至少在一年以上。在给艾伦的信中夏绿蒂还表示非常担心艾米莉的健康，因为艾米莉的工作状况很可怕，从早晨6点辛苦工作一直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自这封信之后，艾米莉就从各种记录文献中消失了（夏绿蒂只在1838年中期给艾伦·纳西的信里提到过“我的两个妹妹”，但没有提及艾米莉是否仍在教书）。直到1839年11月，艾米莉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时，那时她已回到家中。从1837年到1838年这段时间，有关艾米莉的记述几乎是空白，这使得研究者只能凭借想象填补空白。然而，艾米莉这一时段在劳·希尔学校的经历与《呼啸山庄》的创作时间和背景有关。艾

① 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146页。

米莉在劳·希尔学校究竟待了多久？在此期间又发生了什么？这些疑问恐怕后人再也不能给予明确回答。

1842年2月，艾米莉和夏绿蒂来到布鲁塞尔学习法语，这是艾米莉最后一次离开霍渥斯荒原。在异国他乡，虽然埃热先生非常赏识艾米莉的才华，艾米莉却从来没有喜欢上这个地方。英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多次邀请勃朗特姐妹到家中做客，但这种热情却让姐妹俩非常不自在，特别是对于艾米莉。其实，从踏出霍渥斯的那一刻起，艾米莉已经开始想家了。同年10月，她姨妈的去世使她有理由回到荒原中的牧师公馆，之后再也不愿意去布鲁塞尔。每次离开荒原，对艾米莉都是一种身心折磨。“似乎她降生在世上违反她的意愿，只有霍渥斯才是孕育她的母腹。”^①夏绿蒂曾经说道：“家乡的山山水水对她来说，远远不止是一派景观，它们是她生活其间并赖以生存的事物，正如野鸟是它们的居民，石楠是它们的出产一样。”^②“她在荒凉寂寥的处所找到许多开怀的乐趣，而她胜过一切，最最热爱的是——自由。”^③艾米莉短暂的一生证明：霍渥斯的荒凉与贫瘠造就了她独立、超然的性格，更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然而，同样是这个荒原，也有它冰冷严酷的一面。它冷然见证了勃朗特一家的悲剧。事实上，悲剧在他们搬来之前就已经注定了。1821年9月，在搬家至霍渥斯后的第18个月，勃朗特夫人去世。勃朗特夫人的妹妹伊丽莎白·勃兰威尔小姐从彭赞斯来到霍渥斯，承担起类似管家的责任，并为这个家庭奉献了她的后

^① 玛格利特·莱恩：《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杨静远、顾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② 宋兆霖主编：《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9卷，姚锦镛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页。

^③ 同上书，第427页。

半生。其实，如此年轻生命的早逝不仅是发生在勃朗特一家，霍渥斯恶劣的卫生条件对当地居民健康的损害也由来已久。但当地居民始终不知道这种损害究竟有多严重。据185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1838年到1849年的20年间，霍渥斯的人均死亡年龄是25.8岁，^①联想到勃朗特家的6个家庭成员过早病逝，这个数字决不夸张。该报告还显示整个村子没有下水道，垃圾连续数月无人清理，居民的饮用水受到重度污染，各种细菌和病毒滋生，传染病经年不退。勃朗特夫人患病期间需要隔离，而牧师公馆的房子又不大，在过道上面的一个小房间成了六个孩子唯一能栖息的地方。这个房间既小又没有火炉，六个孩子瑟瑟地挤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时候，肺炎的种子悄悄埋在她们虚弱的身体里。勃朗特夫人去世后，这间房子变成了“孩子们的书房”，可以想见六张苍白的小脸，经常叠在一起趴在窗台看外面的墓地。幸运的是，通过村民的不断努力，包括勃朗特先生坚持不懈的诉求，在他有生之年，霍渥斯的水源卫生有了很大改善，村民的健康得到了保证。

实录——一天的生活

勃朗特一家早晨6—7点钟起床，在勃朗特先生的书房里，一起吃早饭，通常是喝粥。之后，如果勃朗特先生心情还好，他会给孩子们讲讲霍渥斯的风物和轶事。根据夏绿蒂9岁时的记录，早饭结束后，如果有报纸送来，父亲会给他们读报，并就某些问题与孩子们展开讨论。在此之后，孩子们会到姨妈的房间里，跟她学习家务、礼仪以及修养。姨妈还教三姐妹烹饪、女红

^① 简·奥尼尔著：《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她们的生平、时代与作品》，叶婉华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细活、编织等。艾米莉很快就在家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艾米莉在客厅刷地毯”、“艾米莉在楼上熨衣服”、“艾米莉在烤面包并照管厨房”、“艾米莉在别人起床之前就处理完了很多麻烦事”，这些是夏绿蒂一生记录的艾米莉做家务的场景，遗憾的是关于艾米莉其他更多的记录却被烧毁或遗失。上午，将各种家务活做完后，孩子们和姨妈在客厅吃午饭。午饭千篇一律是蔬菜、牛奶、布丁和肉。夏绿蒂不习惯吃肉，因此有人指责勃朗特先生给孩子们从小只吃土豆、面包和牛奶。下午，孩子们或者去荒原散步，或者继续做针线活直到喝下午茶。下午茶的时间过的很快，大家边喝茶边聊天，有时父亲和姨妈还要就他们读的书刊报纸争论和讨论一会儿。整个晚上，孩子们都同他们最喜爱的佣人塔比待在一起，塔比在厨房里用约克郡方言讲神怪故事，唱民谣，孩子们听得又怕又爱，不愿离去。塔比的故事讲完了，孩子们也该上床睡觉了。勃兰威尔上楼和父亲睡，而三个女孩则睡在小书房里，直至勃兰威尔姨妈去世，她们才有各自的房间。少年时代的勃朗特们连续多年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夏绿蒂和安妮离家后，整个的牧师公馆留给艾米莉来打理：刷地毯、熨衣服，晚上还要做针线；帮佣塔比年老之后，全家吃的面包由艾米莉来做。据说，任何人从厨房门前经过，都会看见她一边揉面，一边看那本撑在面前的德语书；可是，不管她学得多么带劲，都不会影响面包的质量，面包总是做得松软可口，虽说整日忙碌，她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勤快。

一般在每晚9点以后，三姐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时间。父亲、姨妈和塔比都上床睡觉后，她们开始在客厅来回踱步，讨论理想，计划生活，彼此交换读书心得或征求写作的建议，而艾米莉通常要到累得走不动才去睡觉。每晚的散步是一天中最轻松、最愉悦的活动，更是她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艾米莉对这

样的生活方式很满意，通过现存的艾米莉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1834年勃朗特一家一天的生活：“今天早晨，勃兰威尔去卓沃先生那里，并带来报纸，报纸上说罗波特·皮尔爵士将被邀为利兹（霍渥斯所在地）的代表。安妮和我已经削好了夏绿蒂做苹果馅饼用的苹果……塔比说，安妮过来‘消个土都’^①爸爸开门进来给勃兰威尔一封信，让勃兰威尔把这封信念念，然后再给姨妈和夏绿蒂看。……12点已过，安妮和我还没有收拾好，没铺床叠被，也没做功课，我们一心想出去玩。午饭我们有炖牛肉萝卜、土豆，还有苹果馅饼。厨房里乱七八糟，安妮和我还没练钢琴，我们该练B大调了。我把笔戳到塔比的脸上，塔比说，‘妮消一个土都’，^②她不说你削一个土豆。我回答说，得了得了得了，我这就削，说罢我站起来，拿一把刀就动手削起来。削完土豆，爸爸按计划要去桑德兰先生那里。安妮和我幻想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1874年我们会在哪里，会做些什么。”一篇日记让勃朗特一家安闲简单的家居生活跃然纸上，16岁的艾米莉对生活充满期待。

知己——动物

牧师公馆的主人不仅包括勃朗特一家人，还有他们饲养的小动物。这家人虽然不善于与人交流，但对动物，他们颇具热情和耐心。动物在牧师公馆享有很高的地位，宠爱动物成为牧师公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动物给艾米莉的生活带来诸多快乐，她把大量的关心和关注都留给她的动物知己。艾米莉现留下的四篇日记

① 以此来体现塔比的约克郡方言，原文为：Taby said just now Come Anne pilloputate (i. e. pill a potato)。

② 以此来体现塔比的约克郡方言，原文为：Ya pitter pottering there instead of pilling a potato。

中，关于动物的记述占据了相当篇幅。在1834年的日记中，艾米莉开头就提到：“我喂了彩虹，钻石，雪花，碧玉雏。”这些漂亮别致的名字都是她取给小动物的。在1841年与安妮合写的日记里，艾米莉写道：“……维多利亚和阿德莱德都被关在泥房子里，基伯在厨房里，尼罗在笼子里。”维多利亚和阿德莱德是两只鹅，基伯是一只狗，尼罗是他们从荒原上救回来的一只鹰。1845年的日记里，艾米莉又写道：“我们有了弗洛西（意即毛茸茸的）（弗洛西成为安妮的宠犬），可是‘老虎’丢了，尼罗老鹰也丢了，那两只被送走的鹅肯定已经死了。”猫也是勃朗特姊妹们特别喜欢的动物之一。在布鲁塞尔，艾米莉用法语写过一篇《猫》的文章，这篇文章表达了她对动物天性的深刻认识：“人类，经不起和狗的比较，因为他们实在太好”；“猫虽然在身体某些方面与狗不同，却与我们在性格上非常相似”。据艾米莉在劳·希尔学校的学生回忆，艾米莉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学校的看门狗身上；她曾经告诉她的学生：在她眼里这只狗比她们更加可亲可近。在牧师公馆，经常陪伴艾米莉是一只又高又壮、模样凶狠、名叫基伯的猛犬。艾米莉经常坐在壁炉前，一手拿着书，一手抱住基伯的脖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艾米莉非常喜欢这只凶悍的狗，但基伯惹麻烦的时候，她也决不手软。关于艾米莉和狗的传奇故事，夏绿蒂亲口讲给盖斯凯尔夫人听。据说，为了改掉基伯爱睡干净床单的习惯，一次，艾米莉硬是把它从床上拉下来，一直拉它下楼。在楼梯的拐角，艾米莉赤手空拳冲着基伯一顿狠揍。在基伯发狂之前，艾米莉打伤了基伯的眼睛，之后，艾米莉精心照料基伯，让它康复。这个教训无疑彻底改掉了基伯的坏毛病，结果基伯不但没有记恨这个打它的主人，而是更加忠实，深爱着艾米莉。夏绿蒂回忆道：“在她的葬礼上，基伯走在哀悼者的最前面，它一夜夜悲伤地睡在她的空房门外，在她死